

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主夜神長行，第一句：

【復次普德淨光主夜神，得寂靜禪定樂大勇健解脫門。】

形象上我們看到他的身分是主夜神，實際上都是諸佛如來的化身。又何況這裡所列的十位尊神，其中有七位是善財童子參學的善友，他們所代表的是地上菩薩；由此可知，這個意義就非常非常之深。我們看清涼大師的註解：「普德淨光，即善財離垢地善友，彼名全同，法門名寂靜禪定樂普遊步。普遊步言，即大勇健也；寂靜禪定樂，即是定體，現法樂住，故名為樂。大勇健者，即是定用，健則堪能，勇則無畏，謂見佛靜機，遊戲神通，故名勇健，亦遊步也。勇健廣大，故稱普德，無惑智俱，可謂淨光。」清涼在這一章裡面註解都相當的詳細，由此可知，菩薩表法的義趣非常深遠，我們應當認真的來學習。

先從名號上來說，他的名號是『普德淨光』。我們知道在這一部經上，最殊勝的地方就是它有圓滿的理論，有周密的方法，而且還帶表演；五十三參是表演，做出來給我們看，怎樣把諸佛如來教化眾生的道理方法，完全落實到自己的心行，善財跟這些善友給我們做示範。這是《華嚴》在全世界任何學術教學方式當中，確實是第一圓滿。往年我親近方東美先生，他告訴我，他說：《華嚴》這一種編排的方法，在全世界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部。所以他非常稱讚。他是個哲學家，他把這一部書當作哲學概論來讀，這是佛家的哲學概論。我從這個書裡面體會到，宋朝朱熹編《四書》。朱熹親近過佛法，我想他編《四書》的靈感，很可能是從《華嚴》這裡得到的啟示。因為《四書》的編輯跟《華嚴經》可以說是非常相似，

它有理論，《中庸》是理論，《大學》是方法，《論語》跟《孟子》都是表演。孔夫子將學庸怎樣落實，做出來給我們看；孟夫子將學庸落實在他自己生活工作裡面，也表演給我們看；所以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義趣就跟五十三參相似。所以說，他編這部書的靈感，很可能是從《華嚴經》上得到的啟示。

諸佛如來在十法界的現身，不定現什麼身，確確實實是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；應以主夜神得度，他就現主夜神身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裡面有七位善知識是主夜神，是這個身分，我們不能夠輕視，對鬼神都不能輕視。主晝神、主夜神，大概就是民間所講的白無常、黑無常，黑無常是主夜神，白無常是主晝神。所以六道眾生我們都不可以輕慢，許許多多諸佛菩薩在其中現身。我們不能以輕慢心對一切眾生，乃至於蚊蟲螞蟻，你說這裡頭有沒有佛菩薩？肯定有。小動物那麼多，墮落在畜生道裡頭，這麼可憐，佛菩薩不幫助牠嗎？不去度牠們嗎？要度牠們一定要現同類身，才能度得了牠。要度螞蟻，菩薩一定現螞蟻身，跟牠們生活在一起，要度蚊蟲一定現蚊蟲身，隨類現身，隨機說法，我們要知道。我們輕慢這些小動物就是輕慢諸佛菩薩，殺害小動物可能這裡頭就有諸佛菩薩示現，而我們自己造作的罪業完全無知。菩提道上修學走得這麼辛苦，障礙那麼多，不知道原因在哪裡，這些大乘經教值得我們深思。

清涼大師首先給我們指示出來，這一位夜神就是善財五十三參離垢地的善友，離垢地是二地菩薩，他所修學的法門是「寂靜禪定樂普遊步」。樂，世間人的樂總離不開五欲六塵，以此為樂。這個樂不是真的，佛叫這種樂叫壞苦，樂為壞苦，所謂是樂極生悲，它不是真的。真正之樂是禪定，什麼是禪？什麼是定？我們總要有一個清楚的概念。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，為我們說明這個名詞的

定義。禪是禪那，梵語翻過來的，定是中國字，所以這個名詞在譯經體例裡面稱作「梵華合譯」，上面字是梵音，下面是中國字，禪跟定的意思非常接近，所以採取這個翻法。而六祖大師給我們的解釋說，外不著相叫做禪，內不動心叫做定。實在說，六祖這個講法是從《金剛經》裡面說來的，它的根源是《金剛經》。

《金剛經》上世尊教導須菩提尊者，弘法利生、接引大眾要守住一個原則，佛教菩薩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《金剛經》上講的；不取於相就是禪，如如不動就是定。這兩句話要用現代話來講，不取於相，決定不受外面境界誘惑，這叫禪。六根接觸外面境界，不會被它誘惑，不會被它所動搖，這是禪的功夫。所以禪是對外境，外境已經不能夠干擾你，已經不能夠影響你，這是你「禪」有功。定是從自己說的，自己能夠如如不動。像外面境界，外面有人稱讚你，你被他動搖，你就生歡喜心，禪定就沒有了；人家侮辱你、罵你，你立刻就生氣，禪定就沒有了。禪定在哪裡修？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在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之處，不是盤腿面壁。一切時、一切處去修個什麼？外不著相，內不動心。這個人叫真正在修禪，這裡頭有大樂！不受誘惑，如如不動，這是什麼心？真心，《楞嚴經》上講的「常住真心」。會用真心的人是什麼人？是諸佛如來，最低的程度法身大士，《華嚴》裡面講的圓教初住菩薩，他才會用真心，決不會為外境所動搖。這裡面有真樂，所以「禪定樂」。

「普遊步」。普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；遊步是形容、是比喻，哪個地方有感，佛菩薩就應，感應道交就譬喻「遊步」。決定沒有分別執著，這是「普」。普遊步也就是大勇健的意思，勇是勇猛，健是健壯、快捷，幫助一切眾生。

眾生之感，有有心的，也有無心的，佛菩薩的應完全是無心。佛菩薩要有心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菩薩。眾生之感，所謂是有顯

感、有冥感；顯是明顯，我們求佛菩薩保佑、求佛菩薩加持，這是很明顯的顯感；還有一類，我們還沒有起心動念，不是沒有起心動念，是那個念頭非常微細，自己都不能覺察，佛菩薩已經知道了，他也來應。佛菩薩的應，也有顯應、也有冥應；冥應是暗暗當中加持，你並不覺察；顯應是非常的明顯，讓你覺察得清清楚楚。

我前天跟同修們提到過，這是半年前，劉作荃居士，她過去住在美國，去年她離開美國搬到澳洲。我們在澳洲買了這個小地方，我不能在那邊住，我就讓悟謙跟她兩個人住在山上。山上的人很少，我們住的那個小鎮，面積很大，總人口只有三千人。她告訴我，這個事情是在半年前發生的，悟謙法師下山學開車，在布里斯本住兩個星期學開車，她一個人住山上。她們兩個人住在山上非常精進，真的求佛菩薩保佑，她心不安，四周圍都沒有有人。悟謙告訴我，我們天天拜佛，拜佛之後拜館長，把館長照片也供在那裡當佛菩薩看待，求館長保佑。在這兩個星期當中，山上只有劉居士一個人住。她說，有一天，她進城去買東西，看看時間還早她就去洗頭，洗完頭之後天黑了，回去找不到路。大路是沒有問題，拐彎那個小路找不到，她說：開車開了很久。應該說我們那條路是十五分鐘就到了，她開了很久還沒有看到回家的路，心裡覺得不對，決定是開過了。所以車再倒過頭來回來找，車開得很慢，仔細去找。走到岔路的時候，忽然看到我們自己這棟房子燈都亮了，房子外面、裡面燈全亮了。她非常歡喜，她以為是悟謙回來了。其實悟謙在布里斯本，她以為她回來了，就很高興。車開到家，門是鎖的，她就把門打開，大門一打開，她一進去，這個燈全黑了，一個人都沒有，這是感應。從此之後，她說她住在山上不怕了，知道有佛菩薩保佑。她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有這麼明顯的感應，非常不可思議。這是顯感顯應，太明顯了。所以道場確確實實有諸佛護念、龍天善神保佑，問

題是你要誠心學道，目標是在這一生當中要肯定成就，你才能得到諸佛護念。這個世間全是假的，一場空。

我在澳洲建這個道場，為什麼？為那些年輕人跟著我十幾年了，我七十五歲了，隨時可以走，我走了之後，他們連個修行落腳的地方都沒有，我對不起他們。館長走了之後，我們散居世界各個地方，無家可歸，他們心也不安。我建這個地方是為他們，不是為我自己，我自己什麼都不要了；是為這些年輕人，給他們一個小地方，讓他們把身心安定下來好好的去辦道，這是我對出家人的照顧。古晉這個地方，我也建一個道場，建一個念佛堂，這是對於在家信徒的交代。你們在家信徒，如果有假期、有時間，喜歡念佛，古晉這個地方有個念佛堂。我們會請兩、三位出家人來領眾，隨時可以去。都不是為我自己，我自己這一生當中隨緣度日，到哪個地方都行、都自在，沒有憂慮、沒有牽掛。晚年還住在這個世間，沒有別的，幫助年輕人，幫助你們成就，就這一樁事情。所以有些人以為我到澳洲不回來了，這是虛妄的猜測，這不是事實。我在這邊跟李會長密切的合作，我們在此地的工作就是教學，推動宗教與族群的團結合作，我們帶頭來幹這一樁事情。這兩個道場建立之後，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，也就沒有任何牽掛的事情。建好之後，讓他們自己去經營、自己去管理，教導他們修學的方法，讓他們身心安穩下來。

在這個時代，我們出家人要做個好樣子給社會大眾看看，不能說只顧自己成就，不問別人，這不是成就。我常常說，我自己修得再好、經講得再好，後繼無人，你沒有成就，你不算成就。什麼是成就？後頭有人繼續，那你是真正成就。最偉大的成就是後面的人超過我，這是了不起的成就；後面的人不如我，我就有遺憾，我所做的不圓滿。後面學生超過我，我做得就圓滿，所謂是後來居上。

他不能在我之上，那是我的失敗，我沒有成就，這個道理現在人懂得的少。所以現在在教學、領眾薰修，我都找老同學來帶，為什麼？希望這些老同學們各個超過我，這是我們這一生真實的成就。

要想有卓越的成就，最重要的是要有機會給他實習、給他鍛鍊，你不給機會給他鍛鍊，他怎麼會成就？講經，講台上的鍛鍊，修行，生活上的鍛鍊，統統要交出去。我建立道場，我不管，我讓同學們自己去管，我在旁邊看著。我要插手去管，不讓別人管，他怎麼會成就？所以道場建立，如果在實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，我掛個名。如果可能，我名都不掛，我都不要。我們起心動念為佛法、為眾生，沒有一絲毫念頭是為自己，這是我學的，這也是我教的。這裡面才真正得到樂，樂是什麼？心裡頭沒有憂慮、沒有牽掛，這是真樂。萬緣放下，世出世間一切事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裡頭有大樂。《論語》一開端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。」我所學的統統做到了，那個「習」是做到。所學非所用，那裡頭沒有樂。我所學的都做到了。

我也跟同學們說過多少遍，我二十六歲學佛，用中國虛歲來算今年五十年了，整整五十年。五十年我的心得，將佛法總結我寫了二十個字，我所學的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」，我五十年學的就是這個，修的也就是這個。目標方向非常單純：求生淨土，在這個世間全心全力幫助別人。眾生裡面根性不相同，佛家常講有上根、有中根、有下根；上根，一聞千悟，我遇到過，不是沒有；中根，要天天勸導，要很有耐心，要假以時日，三年五載，十年、二十年，在旁邊照顧他，幫助他回頭，幫助他覺悟；下根，煩惱習氣非常深重，他沒有能力克服他自己的煩惱習氣，我們要為他下種。他這一生不能成就，來生後世什麼時候他煩惱輕了，種子起現行。這就是佛門當中常常說，「

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」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

我們這一生有沒有成就完全靠自己，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業障；業障消除，菩提道上自然就一帆風順。這個別人幫不上忙，我幫不上忙，佛菩薩來也幫不上忙，所謂是解鈴還須繫鈴人，業障是自己造的，必須自己消除才行。佛菩薩幫助我們，只能幫助我們把這個道理講清楚、利害講清楚、方法講清楚，我們自己覺悟，依教奉行，才能消除自己的業障。要克服自己的妄想情欲，情識欲望一定要克服，知道這個東西不是好東西，這個東西是虛妄不實，我們過去生生世世被這些東西害了。多少人已經成佛作菩薩，我今天還是個凡夫，什麼原因？我沒有能力克服自己這些煩惱習氣，所以墮落成這個樣子。勇猛精進，成就自己，幫助眾生。

「寂靜禪定樂，即是定體」，這一句話很重要。寂靜裡面的樂趣是無有窮盡的，在世間法裡面講，這叫清福。享紅福容易，享清福難，難在哪裡？難在他有相當高的水平，他才能享清福。如果他沒有這樣高的修養，你要讓他一個人住在很清淨的境界裡頭，他會發狂。我們看到有一些人發心要閉關，不錯，多少人來送他、來護關，聽說過了一、兩個月，他從牆上跳出去。什麼原因？他沒有這麼高的修養；換句話說，他還不能享清福。熱鬧歡樂場所他天天去，很開心，那享紅福，容易享。清福是要德行，沒有德行的人不行，閉關關不住。身是被它關住了，心關不住，那個麻煩就大。所以他翻牆跳出來還算不錯，他要不出來，在裡面會得神經病，那個麻煩更大。所以住山閉關，那都是真正的清福，確實要有相當程度的修養。你能夠得寂靜禪定樂，你的心定了，得定體。

「現法樂住，故名為樂」。現是現前，無論在生活、無論在工作，一個人住山閉關，生活非常儉樸，工作有定課。有些人念佛、有些人參禪、有些人持咒、有些人誦經，無論從哪一樣，他心都是

定的，他這裡頭有法樂，我們常講法喜充滿，這就是「現法樂住」，這是樂。這個樂是從內心裡面湧現出來的，不是外面的刺激。儒家把「悅」跟「樂」分得很清楚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」，這個悅是喜悅，就是我們講的法喜充滿，是內心裡頭生的；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，那是志同道合的人來拜訪你，這個很快樂，那是外面來的。外面的樂稱之為樂，內裡面生出來稱為喜悅。喜悅比樂深，喜悅是沒有止盡的，外面來的樂是有間斷的。志同道合來訪問，這很快樂；走了之後，這個樂就沒有了。這是講「寂靜禪定樂」，這是用這麼一個術語，我們換一句話說，就是「法喜充滿」，大家比較容易懂、容易體會，法喜充滿。

「大勇健」，這就是定用。如果這個大定，就是法喜充滿，要沒有作用的話，哪裡來的功德？一定有作用。這個用就是幫助眾生，我們佛家講自行化他，這是用。自行就是勇於改過，這是自行，這裡頭有樂，這是大勇健。清涼把這個字分析講得好，「健則堪能」，你有這個能力，這叫健；勇是無畏。

下面兩句是「見佛靜機，遊戲神通」。這是學佛，真正觀察體會到佛的心行。佛心是清淨的，佛心是平等的，佛行是智慧的、是慈悲的。「遊戲神通」，這一句就是隨機教化，感應道交，眾生有感，佛就有應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，沒有一定的身相，沒有執著，沒有分別。

佛有三身，有法身、有報身、有應化身；應化身，無量無邊。我們每一個人也有三身，法身決定是有，法身是體；報身，我們的報身跟佛的報身不一樣，佛是圓滿智慧的報身，我們今天是業障業報的報身，所以他的報身自在，我們的報身不自在；應化身，他們有，我們完全沒有。為什麼我們把自己的報身、應化身喪失掉？原因都是妄想分別執著。《華嚴經·出現品》裡頭佛說的：「一切眾



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」佛一句話把這個根源給我們說破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如果把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、徹底放下，我們跟一切諸佛如來就無二無別。

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放不下。放不下，那你就得要受六道的果報；放下之後，那你就契入一真法界，就這麼一回事。佛把這個道理講清楚、講明白，方法也教給我們，我們如果真正懂得依教奉行，我們成佛了，佛對我們絕不居功，絕不以為「我幫助你，我成就你的」，沒有。為什麼？他沒有妄想分別執著，這才是真的。我們凡夫不行，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我幫助人，我對你有恩，你要感謝我」，這凡夫知見；雖然做了不少好事，妄想分別執著絲毫也沒有減少。所以這樣的做好事統統是輪迴邊事，他還要搞六道輪迴，不過在輪迴裡面享一點福報就是了，沒有辦法脫離。脫離要清淨心，所以禪定功夫就非常重要。不但要脫離六道，脫離三惡道、脫離人天苦，修禪定到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欲界裡頭的八苦你才能離開；更深的禪定，才能超越六道輪迴。這些道理佛在經論裡頭講得很多，我們要細心去體會，要知道怎樣去學習。

能不能發出精進勇猛心來學習？實在講，這要看你理解的程度到哪裡。你理解的程度不夠，你勇猛心發不出來，你還是會隨順你的煩惱習氣，這很可惜。就像一些同修在念佛堂念佛，念了兩、三年來告訴我，「師父我真的用功念佛念了兩、三年，功夫還不能成片，怎麼辦？」你說怎麼辦？繼續念。為什麼？你念的功夫還不夠，再努力再加一乘，那不就到了嗎？你的方向路子沒有錯，只是你功夫還不到家而已。繼續努力，要有信心，決不能改變，改變就錯了。所以自己有能力，又能夠勇猛精進，跟著佛學。

而佛最上乘的教法，最究竟圓滿的教法，是教導一切眾生念佛求生淨土，這個法是最上乘法。我們絕對不是說，我學淨土，特別

讚歎淨土，貶抑其他法門，不是的，你要這樣想法完全錯了。我們完全是稟承佛菩薩、祖師大德的教誨，這些話都不是我們自己說的，佛菩薩這麼說的。佛菩薩在哪裡說的？我們天天念的《無量壽經》、念的《阿彌陀經》，諸佛菩薩都說了。《彌陀經》裡面，六方佛讚，讚歎阿彌陀佛，那就代表一切諸佛都說；《無量壽經》上我們看到十方諸佛的讚歎；這是諸佛所說，不是普通人講的。

祖師大德當中，隋唐這些大德們，他們知道我們初學的人妄想很多，釋迦牟尼佛留了這麼多經典，哪個經最好？我們應該怎樣選擇？這些大德們知道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，所以他就給我們做了個榜樣，將世尊所說的一切經來做個比較，選出第一部經。比較的結果，選擇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世尊一代時教的圓滿法輪。這個選擇得到各個不同宗派的祖師大德所肯定，這個大家沒有話說了。然後又將《無量壽經》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做個比較，說《無量壽經》第一，這把《華嚴經》比下去了。為什麼？《華嚴》最後的圓滿是「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」，如果不導歸極樂，《華嚴》就不圓滿。極樂是什麼？極樂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《華嚴經》最後歸《無量壽經》。這樣比較教導我們，可以說是苦口婆心，真實智慧，善巧方便，我們聽了還不覺悟，還要有懷疑，那是我們自己的業障深重。我們從這裡明白了，則稱《無量壽經》為第一經，而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只不過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引導而已，這些話都是隋唐大德講的。我把它做個比喻，就好像一部經，一部經都有三分：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是序分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正宗分，《阿彌陀經》是流通分。我這個說法，你們大家也可以想想有沒有錯誤？

清初彭際清居士講，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，他說過這一句話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《華嚴》。這三部經文字有廣略不

同，義趣無有差別。《華嚴》分量太大，經太長，不容易學習。既然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，我們學《無量壽經》，不是跟學《華嚴經》一樣嗎？對的，一點都不錯！所以我過去在台北，早年講《華嚴經》也講了十幾年，講了一半沒講完。以後我看到彭際清居士這個說法，我想了一想很有道理，我就不講《華嚴》，專講《無量壽經》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這一次在居士林講是第十一遍，過去講過十遍。這一遍講得很詳細，同學們聽了也很歡喜，希望用這個方式講。《華嚴經》是受到許許多多出家、在家同修來啟請，希望留一套錄像帶提供給後學做參考，是為這個而講的。如果有人講這一部經，我給他頂禮，我就不講，就省事了。可是找不到人來講，我就沒有法子，非講不可。要知道講經的目的用意何在。當然這一部經裡面，我們學習的科目更多，對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「遊戲神通」，全是為眾生，護持佛法，廣度眾生，所以經文裡面稱為勇健、稱為遊步。幫助一切眾生，這裡頭要記住，決定不可以附帶條件。為什麼？有絲毫附帶條件的意思在，你就起了妄想分別執著。一切隨緣，而不攀緣。附帶條件是攀緣，沒有條件叫真正隨緣，你的心永遠保持清淨平等，決定不會被外境擾亂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沒有條件，所以才是普度。

大乘經上佛常給我們講「三輪教化」，這個三輪是講身、語、意，不但是用言語勸導一切眾生，自己要給眾生做榜樣；換句話說，說到一定要做到，說到自己做不到，別人難以相信，就收不到教化的成績，所以身一定要做到。不但身要做到，心裡頭念念不忘，這叫「三輪教化」，這是德行。菩薩的名號有「普德」，後面還有「淨光」兩個字，淨是清淨，光是表智慧。清淨就是決定沒有污染，什麼污染？執著是污染，分別是污染，妄想是污染；換句話說，

起心動念已經就污染了。一定要學佛，佛的心永遠是寂靜的。講經說法，在工作當中，心還是清淨的，決定沒有污染，我們要學這個本事，這是諸佛如來。

清涼這裡說得好，「無惑智俱」，惑是迷惑，沒有迷惑，這是淨的意思。智慧圓滿，這是光明的意思。名號與他所修學的法門完全相應。

在這一段裡面，我們總結要學的：經上講的「寂靜禪定」，就是我們淨宗法門講的「一心不亂」，一心不亂就是寂靜禪定。一心不亂不是僅僅在念佛堂，在念佛堂裡面學，學了要有用處，用在哪裡？用在生活、用在工作、用在處事待人接物，一切時、一切處，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都是一心不亂。諸位要知道，一心是真心，一心是《楞嚴經》上講的自性本定。把一切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就是「一心」，「不亂」就放光明，智慧就現前。

由此可知，這個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去學。怎麼個學法？我們抓住修學的綱領：離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換句話說，要把心裡面的憂慮牽掛，說得更粗一點，得失、好惡統統放下，這個人叫真的會用功、真的會學。境界裡頭，這個喜歡、那個不喜歡，這就完了，全是凡夫知見，全是輪迴心。輪迴心學佛，到最後還搞六道輪迴。從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給我們講，學佛要「換心」，不能用輪迴心。妄想分別執著是輪迴心，自私自利是輪迴心，這我講得最粗淺，大家好明白。自私自利是輪迴心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往生，念佛都不能往生；名聞利養是輪迴心，貪瞋痴慢是輪迴心。輪迴心要不放下，怎麼能出離六道輪迴？六道輪迴是自己造的，不是別人造來給我們受，不是的，是自己造的。所以一定要有真實智慧，把這些事理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一切眾生平等，佛在經上說得好，「生佛平等」，這個話說得

好，生是眾生，佛是諸佛如來。他不說佛生平等，他尊敬別人。眾生跟佛平等，沒有高下。我們今天看人還有高下，錯了！這不是學佛。平等是佛法界，平等是佛心，清淨是佛心，真誠是佛心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學。處事待人接物是我們修學的處所，古德所謂「菩薩學處」，一切時、一切處皆是菩薩學處，我們要知道怎樣去修學，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。

在《華嚴經》上，這麼多的聖眾說出他們自己修學不同的法門，提供我們做參考，讓我們看了之後恍然大悟，果然是殊途同歸。方法不一樣，法門不相同，目標、方向、境界完全相同，我們的心就定了。無論修學哪個法門，你都歡歡喜喜一門深入，你一定能得解脫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